

安徽高教 安徽作家方阵（第二辑）

许溪问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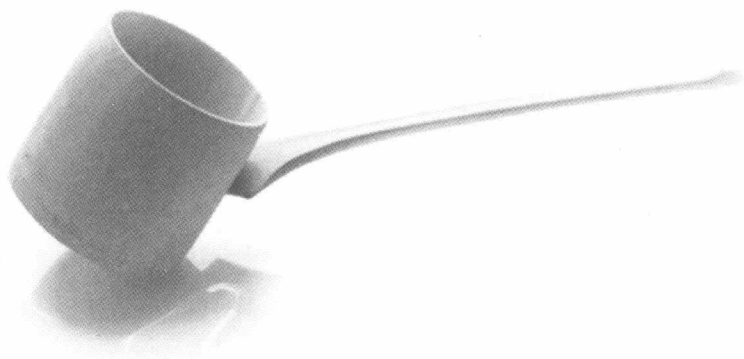
Xuxi Wenchang 邹 骏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许溪问茶

Xuxi Wenchā 邹骏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许溪问茶/邹骏著, 一合肥: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9.10
(《安徽商报》安徽作家方阵丛书. 第2辑/周彪, 吴龙主编)
ISBN 978-7-5650-0104-8

I. 许… II. 邹…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③特写(文学)—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 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89885号

许溪问茶

总 策 划: 汪家驷 汪谷震
主 编: 周 彪 吴 龙
著 者: 邹 骏
责任编辑: 朱移山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193号
邮 编: 230009
电 话: 总编室 0551-2903038
发行部 0551-2903198
网 址: www.hfutpress.com.cn
E-mail: press@hfupress.com.cn

版 次: 2009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1194 1/32
总 字 数: 1000千字
总 印 张: 71.25
印 刷: 合肥华云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总 定 价: 280.00元 (全十册)
单册定价: 28.00元

序

2009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年份。为了庆祝新中国60华诞，也为了迎接安徽商报成立10周年，我们决定出版“安徽商报安徽作家方阵”第二辑丛书。5年前，我们曾成功地推出了“安徽商报安徽作家方阵”第一辑丛书，在安徽媒体中，率先将报纸的重点作者整合在一起，形成了凝聚力量的文化品牌；同时也为宣传安徽，振兴文学皖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

报人和作家一样，都是思想的信徒，文字的手艺者，是一群不满足凡尘生活时刻怀揣理想的舞者。美丽的环城河，曾见证了我们的近十年的耕耘与收获。在安徽日报报业集团的坚强领导下，安徽商报秉持“新锐主流，人文关怀”的办报理念，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近百万读者的高度认可，也赢得了媒体同行的尊重。作为安徽成长最快的主流都市早报，安徽商报成功地跻身于安徽报业第一方阵。

安徽商报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崛起，最重要的就是比较好地实施了市场机制下的人才战略，建设起了一支年富力强、精诚协作的人才队伍，拥有了一批懂办报、善经营的核心骨干。这些精英人才敢于拼搏、乐于创新、甘于奉献，富有锐气和精气神。他们可以说是商报核心竞争力。

如何人尽其才，给予其发挥能量、优势的空间，这一点，安徽商报在筹办《橙周刊》等多个周刊上，就有着成功的“试水”。多年以来，我们一直不遗余力地培养、打造报社的名记者、名编辑，也打造安徽商报好的作者队伍。我们知道，一张报纸要获得认可和提升，专副刊是至关重要的。报社本身的强大作者队伍，就是我们的品牌和动力。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让安徽商报自己的优秀写手们，集体亮相于“安徽商报安徽作家方阵”第二辑丛书。

一个好的团队是有强大气场的。他们聚集在共同的旗帜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禀赋和气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内心世界和观察视角，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字风格。我们尊重这种个性，同时，我们的整体风格和气质又十分接近，那就是，安徽

商报人在整体上呈现的是同一种风貌：团结、活泼、进取、乐观、和谐、向上……这种优秀的品质，就是安徽商报气场之所以强大的动力。

5年过去了，在第一批丛书中的很多人，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小有名气。5年过去了，安徽商报的又一批作者也得到迅速成长。目前汇聚于安徽商报旗下的，有一大批在省内外颇有名气的年轻人。在他们当中，钱红丽的文字隽永而广博，张扬的文字凝练而厚实，葛怡然的文字精灵而生动，陶妍妍的文字灵动而知性，杨静的文字大方而质朴，杨菁菁的文字俏丽而刁钻，邹骏的文字简约而感性，恭小兵的文字率性而调皮，李筱懿的文字风趣而流畅。另外，本报摄影记者张东俊，系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图片拍得干净、唯美，多次获得大奖，去年他与中国9名摄影家拍摄的黑白作品，代表中国，获得了国际摄联的团体金奖。

一个人的一生，似乎注定要与一个地方发生缘分，和某种事情发生缘分。安徽商报，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我们一生的缘分——对于这批年轻人来说，安徽商报就是舞台，也是跑道，只要他们努力，他们就可以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才能。这套丛书的10位作者，在商报成长的过程中，始终兢兢业业，对生活敏感，对工作热爱，对成功渴望。他们用手中的笔或者镜头，见证了生活，也创造了精彩。他们的写作，不仅为安徽商报带来了良好的声誉，吸引了一大批读者；同时，也使自己的人生富有意义，变得更加充实、多彩。

文字就是情怀，文字也是人生。我们希望这批年轻的写手，对生活要有乐观的态度、深入的思考，奋发的精神；不满足现状，不断丰富知识、阅历和情趣，以留在纸上的印迹为荣，力争写出更多的优秀新闻和文章。

星河灿烂，江湖路遥。

是为序。

周彪 吴龙

2009年9月1日

目 录

2005：秋天的芜湖路	1
暗恋的人最好不要见面	8
暗影里的草根精神	12
不可忘却的铁砚山房	16
查济：许溪问茶	24
城门之外 千里之外（上）	46
城门之外 千里之外（下）	49
大排档	53
合肥龙虾的前身今世	56
江上草堂散记	61
空气中炭火的味道	66
梅街“摊”	71
梦回药都	77
以华佗的精神行吟天地之间	81
手握芍药 清香不散	85
春天，去看一个人	89
西川，海子是20世纪中最好的诗人	96
当时以为只是个恶作剧	99
木鬼的传说	
——代为木鬼散文集《有多少北漂可以重来》序	103
宁国路往事	108
齐祖给了我们怎样的禅悟	111
千年瓷都 古窑生香	115

人狗情未了	121
人间尤奏别离歌	127
看他的背影远去	133
我们的城市及夜晚	136
我们正在去公社的途中	139
弦声慢慢 悠然吾心	143
刀·马·人	148
雪木画	154
丝棉画	159
盐豕邦夫先生与黄山	162
昨夜东风动雷池	167
一位书坛老者的离去	172
音乐让我沉静	177
再往北走一点，冬天就到了	181
在老街遭遇蔡永江	184
在龙川捡拾岁末碎片	189
张晓东和他的临溪山房	196
终点又回到起点	201
漂流	205
问许溪，怎一个“茶”字了得？（代后记）	207

2005：秋天的芜湖路

深秋，梧桐叶开始飘落，一些着装统一的环卫工人认真地捡拾，一片一片地捡起，完了，身后又有新的叶子落下。

阳光打在他们金黄的马甲上，灿烂而分明。他们默默无语，低头，不厌其烦地重复这样一个动作。

似乎这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含义。重复着一件事情，有时候甚至是很多年如一日。

是在一个无意的下午，在芜湖路一个站台前，发现对面马路上的这个镜头——一个平淡得近乎被人遗忘的镜头。我们匆匆而过，却很少去发现身边无处不在的细节。温暖，动人。

芜湖路变了，变得清新、靓丽，典雅、时尚。连阳光都轻快，连落叶都让人顿生爱怜。

我直到后来才慢慢发现此地的好处来。老城总是有着老城的好处。比如亲切的树木，熟悉的街巷，以及那些斑驳了的老招牌，招牌上墨迹沧桑的字体，依旧闪烁着书家的精神。还有那些几乎天天都要打照面却不知姓名的面孔……

我也是后来要搬到新区居住的时候才开始留恋老城来。

好在只是在城里转悠，若是迁到别的城市，还真不知道是不是能适应。

尤其是芜湖路边开了一家画廊以后，我几乎成了那里的常客，结识了一批来自各地的画家。我常常与他们聊天到子夜，乃至天渐明。

大多是海阔天空，但偶尔也有灵光闪现。聊天的乐趣大约如此：没有目的，但收获时却暗自兴奋，觉得不虚此夜的劳顿。

那些艺术家分别时，各自在街头拦车。他们是城市中别样的群体。敏感、孤傲，害怕冷清，害怕没有人认识他们作品的价值。

他们在街头，如同普通的市民一样，在深夜晚归。这个时候，我看到了生活的常态——生活原本就是这样的啊！每个人过着自己的日子，与别人无关。

我后来渐渐发现艺术的普通性。艺术没有高深的秘密，在于你对生活最真实的把握，你表现的正是你的生活，你永远也超越不了自己彼时的生活。

有时候，你去画一个你居住的小镇，几十年如一日，就会有人发现作品的好。

大凡最后成名的大师，表现的艺术符号也就极其简单。所以开始信了那句话，认真地临帖，一直到老。也开始读懂林散之作品的境界来。倘若没有甘于寂寞的坚持，和与古人争史名的雄心，定然是没有作品浑然天成、出神入化的化境之美。

我发现芜湖路是越来越让人留恋了。

隔不久，此地应该还要改造。在合肥，这条路应该揉进艺术的元素。应该有很多画廊，一条街都是。透过落地玻璃窗，可以看到色彩

斑斓的油画作品，披着长发的画家坐在吧台边，三五成群地喝茶、聊天。

如果不是为了环卫的需要，我宁愿这条路上多一些叶子，踩在上面，噼啪作响。在阳光斑驳处，怀想一个城市的峥嵘与梦想。

来到这个城市已经差不多四年了。时间真是快，仿佛落叶从没有离开过枝头。

从前，无数次穿过芜湖路。从前的芜湖路也很美的。一到夜晚，从安徽大剧院到宁国路一段，路两边人行道上，扎满了红房子，空气中弥漫着烤肉的烟雾，通红的炭火，摊主侧面掩鼻扇炭火的动作，此起彼伏的吆喝，夜归人三五成群的到来，醉意朦胧的人们东倒西歪地离开……整个街上灯火通明，人声嘈杂，好一派繁华的场景。

我的印象中，这就是合肥，2005的合肥。

我不是合肥人，我只是在合肥这个地方居住而已。一个人是哪个地方的人是很重要的事情，打死都不能含糊。

这一点，温州人比较坦然。他们可以到全国乃至全世界创业，然后举家在外地安顿，而且很快地适应。

但我却不能很快适应。所以常常有些迷糊。

人一旦在一个小地方呆久了，就会变得对空间把握的局促。连想事情都常常拉不开距离，时空的距离。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所以，远行有时候能改变一个人。走的路多了，心胸也就开阔。

每个人的道路都是不一样的。在某个时间段，人都会在相同的路上来去，上班，下班。几乎每天都要穿过它。时间久了，也就忘记了自己走过的是一条熟悉的路。路与身边的很多事物都被虚化掉。

大约可以称为生活的半径吧。

我相对来说，对城市的居住环境是很挑剔的。如同，我对每天菜肴的挑剔一样。不需要太华美，太丰盛，但一定要适合自己的口味，必须多一些花样的成分。除了无奈之下，以填饱肚子为目的，可以一两个菜应付胃之外，我一直对于饮食有着基本的需求。

吃菜，我想到从前在县城里居住的那位上海老人。我几乎爱上他的手艺。每一样小菜他都做得入味三分，但就是碟子小得可怜。

丰富靠发现。比如，我越来越喜欢看旧巷，看城市冬天的旧日情怀。像在老家的老屋门前晒太阳，闻被子的味道，看五四期间的白话文。

最醇厚的散文，大约就是那个时期的。战乱，颠沛。国家的抗争，大时代的背景之下，必然有深刻的思想。像李清照和赵明诚。一个人可以和一个国家血脉相连。“江山留与后人愁……”这样的绝句，已经是把一切内心的东西都说尽了啊！

2005年的合肥应该是一个分水岭。我们每天都在城市的中间行走，我们其实都是城市的历史记录者。只是，更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来得及歇下来，细数城市的点滴。

城市在变化。从前，我在乡下教书的时候，是看日起日落来判断时间的前进。现在，我可以从一条路或者更多条路的变化中看到时间的前进。

有时候，看着看着，人就渐渐地老了。

所以，我常有惊悸的感觉。怎么我还没有实现我的梦想，就开始老了呢？

而在那些老人面前，他们却羡慕我的年轻来。

我开始在一条路上悟到时光的柔美，却又发现它的残忍来。

时间正在城市美丽的进程中消失。而我或者我们呢？

2005年的芜湖路在现在看来是破了许多。我在这条路开始改造的时候就开始关注，这是我的职业习惯。

这个城市还真的适合休闲、居住。每天在精致的水泥板上匆忙前行，几乎看不到天空。抬头看天成了久违的事情。只是站在桐城路桥上的时候，会偶尔可以看到西边的天空。在河流之上，有着小说情结一样的优美。像《廊桥遗梦》里的天空，华美，但却埋藏着愁绪。

这样的天空还是有些拘谨。所以，我一回到乡下的时候，就会有久违的通透，从内心到血脉的通透。不需要深呼吸，每一口都是熟悉的味道，乡间空气的味道。当然，还有天空。原野上的天空。袅袅炊烟。远远的狗吠。鸡鸣。

秋风又起。时间如同飘零的树叶，改变了我们身边的许多事物，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城市因细节而生动。闲时，我便去芜湖路走走。有时，也会特意绕道经过它的身边。仿佛每日见它，心便会获得一份安宁。

沿芜湖路从西向东逛去，路过一家刚刚开业的花店，竟然被摆放在门沿的几只花篮吸引住。不大的花店，小巧、精致。与桐城路的大花店比较起来，有着“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的清雅。

经过无数的花店。突然间觉得眼前的这家不起眼的花店开在芜湖路上，有些必不可少的点缀作用。像这样美丽而宜人的一条路，怎可能没有花店。一打听，除了前头还有一家不大的花店之外，还真的没有花店了。

可见主人寻觅之用心。

店主是两个女孩。一样的性格文静。又都喜欢笑，大约与花有关

吧！

似乎她们手中的活儿一直都没停下来。起先还以为我是买花的，不过，一会儿她们就相互又说又笑起来。

快下班了。大钟楼的钟声洪亮而清远。对面人行道的环卫工人正在一片一片地捡拾树叶。很自然想到一个流传广泛的故事：海边一个小孩在捡拾被冲到海滩的小鱼儿，他一条一条地捡，然后又一条一条地把它们扔到大海，海滩一望无际，小鱼儿一直排列下去，有路人笑他，这么多鱼你能捡完吗？小孩只顾低头认真地捡，认真地扔，边捡边自言自语道：“这条很重要，这一条很重要。”

一个关于禅悟的故事。对于天地间的生命而言，每一个生命都是平等的。

对于每一片落下的枯叶，每一片都是重要的。

因为刚开业，还有很多人不知道。老板请了一些学生上街发放名片。其中一个女孩来自六安，从小就喜欢花，但对花却没有系统的认识，去年她从老家来到南七一家培训中心学习插花。一年下来，竟然发现原来花中还有那么多的学问。“最重要的是当你手握鲜花的时候，什么样的坏心情都消失了”。

合作的伙伴是学插花的同事。一年下来，两人决定开花店。机会来得正是时候，芜湖路改造后，店面一下子紧张了起来。幸运的是最终还是挑中了一块地方。

“芜湖路应该是合肥最漂亮的一条路”。以前倒很少去发现。但现在，她们每天守望这条路，静静地在店里等待买花的人，心情自然是快乐的。

我看到创业的快乐，在一些安静的角落，却一样有着收获的充

实。

城市有很多路，但并非每条都能被人记起。

如此，记起或被记起让人欣慰。

暗恋的人最好不要见面

2004年6月12日，合肥——上海。他此去的目的地是上海电力学院。这一次回母校的意义非同寻常。

20年前，他和同学们一起唱着“再过20年，我们重相会……”离开了上海电力学院，踏入了社会的门槛。

20年，弹指间。虽然离当年毕业的时间6月13日尚有一个月，但他们这些同学还是心急火燎地将此次20同学会提前了整整一个月。

去参加同学会前，他一直在犹豫，同学会有没有必要去，都阔别20年了，是否能够找到当年青春年少的感觉……

所有的顾虑都在以后的一天多时间里被打消。

全班38个人中，外地的同学全部到齐。只有5个人没到。其中2个人在国外赶不回来，2个出差在外地，有1个人怎么也找不到。此前，他们曾联合发动所有的同学在网上查找一个叫勇的同学，但最终杳无音讯。

20年后，究竟有多少人记住勇当年的模样？20年前，同学之间根本就没什么联系方式，除了彼此留下的通讯地址。

勇是什么样子，他隐隐约约记得些轮廓。但如果在大街上相遇，或者就正坐在他的对面，他肯定会认不出来的。

20年，改变了太多的东西。

6月13日上午，他们相约到学校会议室里集中。

20年中，见过面的也就十几个人。很多人根本就认不出来，有的人发胖了。

青岛的一个同学最后到。大家都在等他。等他进门的时候，怎么也回想不起来他当年的样子。只隐隐约约地知道他的名字，读来似曾上口。

大家见面都比较含蓄、客套。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后，气氛慢慢地热烈起来。当年的影子也渐渐清晰。他们正在朝着时间的背后涌去。

时间突然就回到了从前。仿佛这中间的20年只是一支烟的工夫。

虽然过去了20年，但高当年的诙谐、幽默，还是一如当初。个性的声音、神态，与当年一模一样，只不过是现在长得比以前胖多了。

高说，张，我在网上看到你发言了，要不然我就不来了。

该到的都到了。首先是每个人作自我发言。介绍这些年的经历、现状，毕业后与哪些人碰过面，还有对人生的感言。

轮到张时，他说1985年去淮北时，被丁灌得烂醉。台下的丁笑得很开心。

1984届上海电力学院的毕业生中，安徽的共有5个人。但毕业后除分配在同单位的陶外，其他人也很少见面，也就三次。

张是6月12日和陶坐飞机去的。淮北的丁10号到合肥，11号先去了上海。10号晚上，张把他给灌醉了。终于报了当年一剑之“仇”。

当年班上总共只有四个女同学，全是上海人，现在依然靓丽照

人。陈朴实无华、落落大方，海归派的王雍容华贵，唐含蓄稳重，庄小家碧玉。

当年仇猛追其中一个女同学。这次聚会，很多人催促他，还不赶紧去找昔日恋人聊聊。他一脸尴尬。问他感觉怎么样，他摇了摇头：二十年了，一切都解了。

时光荏苒。“相恋的人最好不要见面”。短暂相聚意犹未尽。

中午在学校食堂吃饭。张说，上学几年期间，从来没有排队买过饭，看哪儿乱往哪儿钻。食堂与学生之间似乎一直是一对矛盾体。大三那年大家都在对食堂伙食怀恨在心的时候，张写了一封大字报，偷偷地贴在食堂门口。这应该是“文革”之后该校惊现的第一封大字报。“现在想来，当时的胆也真够大的”。

一石激起千层浪。第二天学校炸开了锅，有人开始在大字报上签名。

学校不得不召开对话会。对话会由班长苏主持，他当时也是校学生会领导。而事实上，张写大字报的纸笔，都是由苏提供的。

大字报风波的结果是，食堂伙食来了个彻底大变革。而作为班干的张，也接到学校分配的任务：做好同学们的思想工作。同年张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学生干部”，苏出色的领导才能学校非常赏识，毕业时他留校了。

现在回想起来，这是学生时代最得意的一件作品了。

当时全班男同学共有3个寝室，335在三楼，335的同学稳重，讲究；235是一个大寝室，十几个人，最活泼也是最乱的；张所在的233，风格既活泼又严谨，每天晚上都要开卧谈会，聊得很投机，等到没人回应时大家也就都睡了。